



红楼析论

——曹学与红学的融合

张志……著

著



创作素材论
作者家世论
脂批版本论
人物形象论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红楼析论

——曹学与红学的融合

张志

· 著 ·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楼析论 / 张志著.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11

ISBN 978-7-5068-5941-7

I. ①红… II. ①张…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0039号

红楼析论

张 志 著

策划编辑 安玉霞

责任编辑 孙艺菲

责任印制 孙马飞 马 芝

版式设计 中尚图

出版发行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邮编: 100073)

电 话 (010) 52257143(总编室) (010) 52257140(发行部)

电子邮箱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字 数 290 千字

印 张 18.5

版 次 2016 年 12 月第 1 版 201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68-5941-7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红楼析论

目 录

第一编 创作素材论

“宝玉乞花”探源 3

——兼论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的爱梅情结

黛玉与苏州兼及曹雪芹的苏州情怀 16

探春形象塑造与曹寅的生平经历 28

探春“家里自杀自灭”的骂语与曹家的家世经历 41

惜春形象塑造与曹家家世经历 46

《红楼梦》写省亲别院与曹寅建三汉河行宫 57

第二编 作者家世论

敦敏、敦诚及张宜泉诗文中的曹雪芹 71

《春柳堂诗稿》“待解之疑”试解 78

——与刘广定先生商榷

不如著书黄叶村	96
——《红楼梦》与北京西山	
曹雪芹迁居西山与畸笏叟的所谓“干预”无关	104
寻诗人去留僧舍	112
——由张宜泉《僧寺访友》诗谈曹雪芹并未出家	
曹寅爱梅原因蠡测	122
曹雪芹爱梅原因试探	135
论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的爱竹情结	142
《陈鹏年传》中的“织造幼子”应是曹颀	151
——“织造幼子嬉而过于庭”辨析	
《种芹人曹霭画册》献疑	164

第三编 脂批版本论

脂批“完全”否定了“遗腹子”说吗	183
——关于几条脂批的辨读	
脂评“《邯郸梦》中伏甄宝玉送玉”试解	197
——兼说甄宝玉的形象意义并与王富鹏先生商榷	
秦钟另一表字“守理”说质疑	210
卞本“如何心事终许他”的“许他”绝不是曹雪芹原文	217

第四编 人物形象论

也论贾宝玉形象的“玉、石”二重性特征	225
——兼与丁维忠先生商榷	
论贾元春形象的多重内涵	236
探春嫁作王妃了吗	251
妙在有“玉”	258
——论妙玉的“玉德”之美	
林红玉本名隐喻	270
读《红楼梦》札记（三则）	284
后 记	288

第一编 创作素材论

讨论



“宝玉乞花”探源

——兼论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的爱梅情结

《红楼梦》第二十五回写宝玉在怡红院远望红玉，“却恨面前有一株海棠花遮着，看不真切”^①，甲戌本于此处有一条批语云：“余所谓此书之妙皆从诗词句中泛出者，皆系此等笔墨也。试问观者，此非‘隔花人远天涯近’乎？可知上几回非余妄拟也。”^②此批一方面揭示了《红楼梦》诗化小说的特点，另一方面似也为我们对作品的情节构思进行探源指明了方向。按照脂批的提示，本文试为第五十回“宝玉乞花”的情节来源做出粗浅的分析。

《红楼梦》“芦雪庵争联即景诗，暖香坞雅制春灯谜”的第五十回里有一处情节，写的是众姊妹到芦雪庵联诗，结果宝玉落第，李纨便罚他到妙玉处去乞讨一枝红梅花来插瓶。李纨说：“也没有社社担待你的。又说韵险了，又整误了，又不会联句了，今日必罚你。我才看见栊翠庵的红梅有趣，我要折一枝来插瓶。可厌妙玉为人，我不理他。如今罚你去取一枝来。”众人都道这罚得又雅又有趣，宝玉也乐为，答应着吃了杯热酒就冒雪而去了。不久，宝玉果然讨到一枝红梅，众丫鬟忙接了插入瓶内。这段情节若用四个字来概括，即是“代人乞花”——宝玉代李纨去乞讨红梅花。后来，邢岫烟、李纹、薛宝琴三人还以“咏红梅花”为题，各自写了咏梅诗；宝玉也以“访妙玉乞红梅”为题作诗一首，诗云：

酒未开樽句未裁，寻春问腊到蓬莱。

① 曹雪芹，高鹗：《红楼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344页。下引此书不再注。

② 陈庆浩：《新编石头记脂砚斋评语辑校（增订本）》，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第454页。

不求大士瓶中露，为乞嫦娥槛外梅。
入世冷挑红雪去，离尘香割紫云来。
槎枒谁惜诗肩瘦，衣上犹沾佛院苔。

对“乞花”的过程作了形象生动的描写和总结，并流露出“想逃避现实，‘蹈于铁槛之外’”^①的性情。为流行已久的“乞花”雅事又添了华章。

这是《红楼梦》中一段非常有名的情节，作者写来妙趣横生，文雅清新。窃以为这段情节应渊源有自，似是对唐宋诗歌中“乞花”故实的化用。

“乞花”是唐宋文人骚客的雅事、趣事，多被诗人写入诗中。唐代诗人李益就有《代人乞花》一诗，诗云：

绣户朝眠起，开帘满地花。

春风解人意，吹落妾西家。^②

诗以一个女子的口吻，写她早起看到满地落花就盼望善解人意的春风能把鲜花吹落到她家。因春风多为东风，故言把花吹落到她家为“妾西家”。春风把花吹到她家，这不就是代为“乞花”吗？从形式上看，诗中“代人乞花”的叙述模式不是与《红楼梦》中宝玉“代”李纨“乞花”的情节有几许相似吗？

唐代诗人韩愈也有《游城南十六首·嘲少年》一诗，诗中也提到了“乞花”雅事。诗云：

直把春偿酒，都将命乞花。

祇知闲信马，不觉误随车。^③

“乞”，“求取”之意；“乞花”即求取鲜花。此诗中的翩翩少年在春暖花开之时，把大好春光都抵付了酒债，极言他嗜酒；为了求取花枝，他连命都可以

① 蔡义江：《红楼梦诗词曲赋鉴赏》，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286页。

② 王亦军，裴豫敏编注：《李益集注》，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332页。

③ 齐文榜：《贾岛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62-563页。

不要，又极言其爱花。他骑着宝马，因其无比悠闲自在，信马由缰，不知不觉之中竟误随了妇女们的香车。细玩此诗，表面上看，尽情游乐的少年“误随车”是因为“闲信马”，其实应是“乞花”“赏花”的结果（当然，“花”似为双关，一指花枝，一指美丽女子）。在春天里“乞花”“赏花”这样的风流雅事让喝了酒的少年几乎忘乎所以，因而误随了香车，迷失了方向。联系到小说《红楼梦》，诗中所写的“乞花”“赏花”雅事不是也与李纨命宝玉“乞花”同样风雅吗？从诗与小说中写到的“乞花”者的心情来看，他们都视“乞花”为一件愉快、幸福的风雅之事，乐意为之：一个“闲信马”而“误随车”；一个冒雪去那众人避之不及的妙玉栊翠庵处“求取”红梅花，把别人视为难办、尴尬的苦差事当成了乐事、美差。

还有，诗人贾岛（一说项斯）也有诗提到“乞花”雅事。诗题为《早春题友人湖上新居二首》，诗云：

近得云中看，门长侵早开。

到时犹有雪，行处已无苔。

劝酒客初醉，留茶僧未来。

每逢晴暖日，惟见乞花栽。

门不当官道，行人到亦稀。

故从餐后出，多是夜深归。

开篋收诗卷，扫床移卧衣。

几时同买宅，相送有柴扉。^①

诗中写道，贾岛的那位友人每早在早春的晴暖日里，便有乞花之举：把乞折到的鲜花栽在湖上新居里。“乞花”之人当就是那位住在湖上新居的友人，他是主动地为自己的新居“乞花”“栽花”。诗人自己即“初醉”之“客”，他是友人“乞花”“栽花”的见证人。值得注意的是，友人的这个湖上新居极为

① 屈守之，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688页。

清静，少有人迹，不仅“门不当官道”，而且“行人到亦稀”，完全是一处幽静、偏僻之所。这一点不是也与《红楼梦》中写到的宝玉“乞花”之处、同样是访客罕至的栊翠庵非常相像吗？联系到诗中“留茶僧未来”一句看，友人的朋友中还有佛门人士，友人也应是一位喜爱清静、甘于寂寞、与世无争、有隐逸情怀的人。这一点不是也与宝玉“乞花”之处栊翠庵的主人妙玉的性格有一些相似之处吗？

另外，宋代诗人陈师道也有《张谋父乞花》一诗，诗云：

二顷田园汴泗东，春来心事几人同。

固知短绠无深汲，又见新花发旧丛。

光气著人浑欲醉，妍华过眼旋成空。

冷官门外无消息，与报江南春信通。^①

诗中写到的“乞花”时节是春季，从“光气著人浑欲醉，妍华过眼旋成空”一句来看，诗人从所“乞”之“花”中看到了繁华的瞬息变化、世事无常，一种沧桑感油然而生。宝玉“乞花”之处栊翠庵本就是贾府中一处尼姑庵，从这里“乞”得的“梅花”固然是“新花发旧丛”、也“著人浑欲醉”，但不久就会“妍华过眼旋成空”的，隐喻荣华富贵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这样看来，陈师道诗的寓意与宝玉作“乞花”诗所流露出的情感也有某些关合。

此外，明代诗人辛曜在《草堂次韵》中也有“鼓瑟微风招鹤下，荷锄宿雨乞花移”的诗句言及“乞花”雅事；曹雪芹同时代的文人袁枚在《小仓山房诗文集》中也有两首诗言及“乞花”，分别为《乞花》和《卢学士书来乞花。卢壬申殿试第三人也，寄诗调之。卢亦余戊午同年》。如此看来，“乞花”雅事之盛行，明清亦然。

更为难得的是曹雪芹的祖父曹寅显然也熟知古人“乞花”雅事，他也有首诗提到了“乞花”，诗题为《元威、綢庵送牡丹口占代柬》，诗云：

①（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补笺，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1999年重印，第558页。

角酒量文帖乞花，竹西春老客思家。
 夜来金谷谁争长，塞破寒厅斗宝车。
 烘霞错绣上银屏，偃露欹风要使令。
 七尺光中真醉倒，愿花长寿祝花灵。
 推邢亚尹静无辞，随例煎酸不作诗。
 一捻妖红三束锦，何须越网网西施。
 无论魏紫与姚黄，曲录床头共饮香。
 两日画帘闲不卷，老夫可是护花忙。^①

诗中“乞花”系指元威、綢庵送来的牡丹花事。赛文乞花，朋友相会，这是何等风雅之事！曹寅此诗主要内容是描写牡丹花的丰姿，同时表现曹寅爱花、护花的情感。不过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诗的第一句“角酒量文帖乞花”，细玩此句，或许是说他们有过比赛酒量以及评比、衡量诗文的活动，而负者以“乞花”为“帖”来约会朋友之风雅趣事；如句中“帖”字解为“服从”“顺从”之意的话，那也就说落第者便要“服从”“顺从”地去“乞花”，这不就是与小说中众人所说的“这罚的又雅又有趣”的话同一意思吗？所以，不管“帖”字作何种解释，那不都正好与小说中宝玉联诗落第后被李纨罚去乞折红梅的情形相似吗？曹雪芹是否就是受到了祖父曹寅这首诗句的影响、启发，进而写出了这段宝玉“乞花”的情节的呢？想来也应是极有可能的。

说曹雪芹在小说创作过程中设计出“宝玉乞花”的情节，受到了唐宋诗歌的影响，应是合理的推想，这不仅有脂批的印证，而且还因为作者熟悉唐诗。曹家是“诗礼簪缨”之家，曹寅即是主持刊刻《全唐诗》之人，家里藏书丰富，曹雪芹有这个条件读到大量的唐宋诗词，受其家族传统的影响构思出“宝玉乞花”的情节当不足为奇。过去就曾有学者提到小说的几个书名取义“都与唐诗意象密切相关”^②。还有学者认为书中“重要人名多取自唐、宋人诗词”^③。

① 曹寅著，胡绍棠笺注：《楸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57页。

② 王庆云：《“诗证香山”：唐诗意象与〈红楼梦〉几个书名的来源》，《红楼梦学刊》，2002（2），第243页。

③ 金启琮：《〈红楼梦〉人名研究》，《红楼梦学刊》，1980（1），第133页。

所以，窃以为，书中“宝玉乞花”的情节构思受到了唐宋诗歌的影响和启发，应该是合乎情理的。退一步说，即便曹雪芹构思时未必是从唐宋诗词中取义，但是，他受到祖父曹寅诗句的启发则是完全可能的。周汝昌先生曾说：“曹雪芹受祖父楝亭先生之影响甚深，我已举过多例，如娲炼遗石，如开辟鸿蒙，这样的大节目也是来自楝亭诗的。又如‘瑛盘托出绛宫珠’（咏樱桃），又是‘神瑛’、‘绛珠’的艺术联想之源。”^①就已经指出了祖孙二人创作中的承继关系。而且，作者化用曹寅诗句构思小说情节也有适例。小说第十五回曾写到过一位名叫二丫头的农村小女孩“纺车”的故事，胡文彬先生即认为它受到了曹寅诗《纺绩娘》的启发。^②既然如此，那么，“宝玉乞花”的情节受到曹寅《元威、綢庵送牡丹口占代柬》一诗的启发，说来也应是极有可能的事。否则，宝玉联诗落第受罚的方法多矣，作者为何就偏偏写了罚他去“乞花”这样的情节呢？正如胡文彬先生所说：“在曹雪芹的内心中装着爷爷的诗文，不自觉地流露在他所编造的故事情节中，这是顺乎成理的。”^③此论甚确。当然，曹雪芹将上述诗文中“乞花”这个并不太具体的情节要素敷演出一段妙趣横生、极富内涵的经典故事来，让我们重新感受和体味到古人的“乞花”雅习，那还应归功于作者的再创作。

同时，宝玉“乞花”之举是被“罚”的结果，而这“罚”是“又雅又有趣”。“雅”从何来？宝玉乞要的不是吃、穿等生活物品，而是关涉精神品质的花卉，这种脱俗的举动不就是“雅”吗？那么，又何言其“趣”呢？言“趣”，则离不开宝玉其人。谁去“乞花”都“雅”，但不一定有“趣”，要使“乞花”之举有“趣”则非要宝玉去“乞”不可。为何？这就涉及宝玉、妙玉二人之间微妙的关系。妙玉自称“槛外人”，孤傲而不大与人接触，故连李纨都“可厌”其“为人”。人们向她“乞花”很可能会碰钉子，遇到难堪，一般人不会愿意去自讨这个“没趣”。可是宝玉就不一样了。宝玉去“乞”就“有趣”。一则宝玉平生愿为姊妹们充役，像讨一枝梅花这样的小事就更不会推辞；二则宝玉对妙玉有好感，知她也是个不俗之人，愿意与她接触，讨要梅花正是机会；三则，

① 周汝昌：《红楼别样红》，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年，第176页。

② 胡文彬：《魂牵梦萦红楼梦》，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327页。

③ 胡文彬：《魂牵梦萦红楼梦》，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328页。

宝玉有讨到梅花的自信，这当然源自于他曾感受到的妙玉用“自己常日吃茶”的“绿玉斗”为自己斟茶的异常举动所流露出的温暖情意，妙玉对宝玉也有好感。所以，即便是难事，宝玉也会认为是美差、“有趣”之事而乐意为之。另一方面，妙玉也许对其他人来“乞花”都会让其讨个“没趣”，但唯独对宝玉不会。对“乞花”这事本身来说，只有在宝玉这里是“有趣”。人们设想中的宝玉无法完成任务到实际中的要到梅花，这种反差本身就“有趣”。这“没趣”“有趣”之间，都表现了宝玉妙玉二人相互欣赏的不同于常人的微妙情愫。写出这种“有趣”的“乞花”情节，还是应归功于曹雪芹的天才创造，他将“乞花”雅习的内涵又作了进一步的丰富和扩展，使“乞花”故事更加趣味盎然。

另外，上述四首唐宋诗中写到的花似都不具体，我们不知为何种花卉。曹寅诗中提到的花就具体了，是牡丹花。曹雪芹小说中写到的又是红梅花。由泛称之“花”到“牡丹花”再到“红梅花”，“乞花”情节的关键要素在不断地变化和发展，所“乞”之“花”也具体化了。这个现象说明：一方面，曹雪芹的创作似受到了唐宋诗歌以及祖父曹寅诗句的影响；另一方面，作者在创作时也有一定的变化和创新，所以，作者才选用了红梅花作为“乞花”的对象。

之所以有如此变化，那是因为作者喜爱红梅花。

在小说中，红梅花被作者多次用来拟写回目、结构故事、刻画人物。如第四十一回“栊翠庵茶品梅花雪”的回目，如第四十九回“琉璃世界白雪红梅”的回目及书中对数十株红梅的描写，如本文讨论的宝玉“乞花”的情节，如宝琴和丫鬟雪下“抱着一瓶红梅”站在山坡上的经典画面，如宝琴等三人写《咏红梅花》诗，等等，都是显例。这充分体现出曹雪芹对梅花的喜爱，说他有爱梅情结应该是合乎实际的。曹雪芹喜爱梅花自有多方面的原因，不过，窃以为，这似乎主要还是受到了祖父曹寅的影响。

曹寅平生喜爱梅花，有爱梅情结。

其一，曹寅署理江宁织造时，在其西花园中的西轩内就种有梅花。曹寅有《戏题西轩草木》（《楝亭诗钞》卷四）一诗，诗中有“螺女栖香入露丛”^①之句，“螺女”即“罗女”，指梅花（典出柳宗元《龙城录》记赵师雄迁罗浮，

^① 曹寅著，胡绍棠笺注：《楝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59页。

日暮于松林酒肆间与一美人共饮，醉寝，东方已白，起视乃在梅花树下之事）。由此可知，梅花是“西轩草木”之一。另一首《戏题西轩草木》（《棟亭诗别集》卷三）就说得更为明确，因为诗中有“黄梅花对白梅花”^①的诗句，可证江宁织造署中种有梅花。

其二，曹寅还爱看梅花。他不仅在家中种梅、赏梅，而且还四处去赏梅。在仪征的余园，他去“看梅”，有《集余园看梅，同人限字赋诗，追忆昔游有感而作》一诗可证；在南京的清凉山、苍翠庵等地，他也去“看梅”，有《由普德至天界寺入苍翠庵看梅，曾为郑谷口别业漫题二首》和《二十八日偕朴仙看梅清凉山，同赋长句》等诗可证；在扬州的吴氏园、东园、方园等地，他也“看梅”，有《西城看梅吴氏园》《东园看梅戏为俚句八首》《方园梅残，楼前小酌限韵》等诗可证。他不仅要到寺庙、山中去看梅，还要到友人的私家花园里看梅。曹寅喜欢“看梅”应是不争的事实。（值得注意的是《由普德至天界寺入苍翠庵看梅，曾为郑谷口别业漫题二首》一诗，诗写曹寅在“苍翠庵看梅”，而小说写宝玉去“栊翠庵乞梅”——地点都是在“庵”里。这种地点上的关合，曹雪芹在构思的时候是否也受到了祖父曹寅诗作的启发呢？令人玩味。）

其三，曹寅还爱题写咏梅诗。从数量上来看，曹寅的咏梅诗词在《棟亭集》中位居赏花作品之首。如果我们检读《棟亭集》就会发现，曹寅诗词题目中涉及梅花的就有如下篇目：《韩慕庐学士见贻盆梅置轩中偶成》《集余园看梅，同人限字赋诗，追忆昔游有感而作》《由普德至天界寺入苍翠庵看梅，曾为郑谷口别业漫题二首》《二十八日偕朴仙看梅清凉山，同赋长句》《朱园看梅忆子猷次同人韵》《厅前红梅初开，折一枝寄子猷索诗》《西轩大雪，瓶中红梅盛开，忆去年寄子猷诗感而有作》《苍翠庵看梅》《王元章梅花》《二月四日雨后北门探梅限韵》《西城看梅吴氏园》《东园看梅戏为俚句八首》《方园梅残，楼前小酌限韵》《咏花信廿四首·梅花》《读次丞忆梅词有感》《窗前绿萼梅》《题画·梅花》《题画梅花》，共有十八首之多。词作有《疏影·墨梅》《满庭芳·秋屏以词问西庭梅花，将申郊游之约，而意不在梅也。时连雨困酒不出户，即

① 曹寅著，胡绍棠笺注：《棟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486-487页。

韵次答并索再和》《好事近·自京口归，小憩李氏梅亭》《疏影·俊三索题东园看梅词不暇应，秋中真州雨窗赋寄》，共四阕。诗词总和多达二十二首，远多于描写其他花卉之作。曹寅还有《喜三侄颀能画长榦，为题四绝句》四首，诗题中虽然无“梅”字，但首首皆题咏梅花。其他诗词句中提到梅花的就更是不可胜数，不赘。

其四，曹寅也爱在梅花图上题诗。他的《题画·梅花》《题画梅花》《王元章梅花》等诗和《疏影·墨梅》一词，可为佐证。《疏影·墨梅》一词就是他“早年为题咏其弟曹荃所画墨梅而作”。^①另外，曹寅还为僧浙江的梅花图题过诗，有《题胡静夫藏僧浙江画》一诗可证。

其五，宋淇先生以为曹寅还珍藏有浙江的《山水梅花图》。^②不过，我们从曹寅《题胡静夫藏僧浙江画》一诗的“题解”处得知，曹寅确曾在僧浙江的梅花轴左上方题写了此诗，末署“浙江老喜种梅，号梅花和尚。棟亭曹寅”数字。^③即便原藏者不是曹寅，但他愿在这梅花图上题诗，这件事本身就表明曹寅喜爱梅花。或许此画后来真归曹寅所藏，亦未可知。

曹寅的爱梅情结也许给了曹雪芹一定的影响。刘上生先生在《〈棟亭集〉与〈红楼梦〉》一文中就曾“注意到了曹寅、曹雪芹祖孙二人一脉相承的爱石情结和石头意象在他们各自书中的突出地位”^④，以及曹寅诗文中体现出的“自由心性、‘不材’之愤和反奴人格”对曹雪芹的影响。^⑤因此，曹寅喜爱梅花的这种情趣、“心性”是否也影响和启迪了曹雪芹呢？窃以为，那也是不可能的。梅花为“花中四君子”之一，又是“岁寒三友”之一，梅花与竹也被誉为“双清”，历来受到人们的喜爱。梅花迎寒而开，美丽绝俗，品性高洁，是坚忍不拔的人格的象征，祖孙二人都爱上它正是他们一脉相承的“自由心性、‘不材’之愤和反奴人格”的某种体现。因此，在曹寅诗词中和曹雪芹书中，梅花都有突出的表现也就毫不奇怪了。

① 胡绍棠：《棟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541页。

② 宋淇：《红楼梦识要——宋淇红学论集》，北京：中国书店，2000年，第349页。

③ 胡绍棠：《棟亭集笺注》，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175页。

④ 张庆善：《〈棟亭集笺注〉序》，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第3页。

⑤ 刘上生：《〈棟亭集〉与〈红楼梦〉》，《红楼梦学刊》，1998年第3期，第139页。